

关怀抑郁患者和校园霸凌

“95后”用说唱来表达

从“地下”走到“地上”，中国说唱曾经一夜爆红，也经历过突然沉寂。今年夏天，一档“万物均可说唱”的综艺节目，让说唱又一次站在舆论中心。

1998年出生的Rapper陈近南，在舞台上唱了一首献给抑郁症患者的《来自世界的恶意》。歌词写满了对抑郁症女孩的同情，节目播出后，她一下子收到超过3000条私信和评论。

一个16岁的少年，此前已经因为严重抑郁产生了轻生的念头，但他告诉陈近南，“我以为我要永远留在十六岁了，我不会有以后的日子了。但听完这首歌后，我觉得我还能活一活。”

除了陈近南，其他选手的歌也无一例外地将目光投向现实：比如Doggie的歌是写给一位因为帮助被校园暴力的同学而被杀的男生，还有高考被顶替上大学的女生。于贞用一首《她和她和她》反映女性在职场和生活的不公遭遇；TangoZ(钟祺)在舞台上展示了一口流利吴语，他演唱的《Love Paradise》被杭州亚运会官方微博转发点赞。

在B站自制独播的说唱类综艺《说唱新世代》中，Rap不再仅仅是一种音乐形式，而是成为表现个人态度的方式：选手们用音乐抨击校园霸凌、呼吁教育公平、关爱抑郁症患者，将说唱与值得关注的公共话题融为一体。“对Rapper而言，最高的赞美不是‘音乐家’，而是表达者。”陈近南说。

入圈说唱：源于对“表达”的热爱

别人眼中穿短裙、扎着双马尾的陈近南，在说唱圈子里是一个颇为强悍的“Battle MC”。所谓的Battle，就是两位选手通过1V1的对战方式，用即兴的押韵句子去攻击对方，如果有一方的词中特别凶狠有“炸点”，观众就会给予疯狂的欢呼，最后呼声最高者胜出。

这种起源于黑人街头的说唱形式，来到中国吸收了本土文化的血液后，演化出了更多接地气的玩法，逐渐形成中国独有的地下Battle文化。因为Battle时气场太强，陈近南甚至被对手送了一个称号“说唱圈魏婴珞”。

陈近南出生于吉林，从小就喜欢音乐，但因为家里条件不好，一直没能接触专业乐器。十几岁时，她开始接触说唱，听“右转杀手”、宋岳庭的歌，立刻被这种稍显特殊的音乐形式吸引。

“说唱是贴脸给的，不管我有没有读过书，懂不懂专业的音乐知识，喜不喜欢这段旋律，我都能感受到创作者的情绪、心理活动和表达的态度，不需要其他的转折媒介。它横冲直撞地来到我面前，直接冲击我、冒犯我，这点特别吸引人。”

2014年，陈近南开始自己创作



选手陈近南用作品《来自世界的恶意》鼓舞抑郁患者

说唱，并逐渐开始出没一些underground(地下)的Battle比赛，并且在2018年拿下“干一票”的全国季军。她有音乐天赋，经常哼着歌儿就写下一段旋律。“我就是很任性，想写几句就写几句，不想写就放那儿，就跟写日记似的，特别生活化。”

在她的微博下面，常见到对于外貌的评价，比如“你太胖了，该减肥了”，而这个22岁的女孩却相当通透和自信。“别人说我长得胖、长得丑，我说，老娘美着呢，我是东北范冰冰。”

谈到对说唱的爱好缘起，“力量”和“表达”是Rapper回答的高频词。出生于1999年的subs向节目组毛遂自荐，获得了参加《说唱新世代》的机会，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综艺节目。“想要画一个家，里面坐着永远不会争吵的爸妈”“想要所有的女孩，走夜路都不会害怕。”《画》的出圈，让所有观众记住了这个有些羞涩内敛的少年。

他告诉记者，节目播出后，他天天坐电脑前，反复循环自己表演的片段，感觉特别开心。6年前，他第一次接触到说唱这种形式，感觉“它很有力量，能表达很多东西”。

因为面相稍显成熟，今年30岁的“生番”在节目里被戏称为“大叔”。他结了婚，有了女儿，留着小胡子，一口京腔，随时上演搞笑模仿秀，常被呼吁参加“欢乐喜剧人”。看似漫不经心的生番，其实是厂牌“丹镇北京”的核心成员，也是北京说唱圈的资深元老。

分贝网是国内一个早期的原创音乐平台，也是生番早期的灵感来源。“我想可以用中文说出来，这事儿挺酷的”，怀着这个朴素的想法，生番也开始把自己的一些稚嫩的想法写成歌词发到网络上，Rap从此成为他毕生的爱好。“与一般流行音乐相比，说唱可以承载更多的形式内容，不少说唱选手都有同感。”

职业：收入不稳定，但行业在变好

“直到最近几年，说唱才被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关注到。”生番曾经历过说唱圈最落魄的时期：乐队没钱

租乐器，赔钱办演出，场上的Rapper比台下观众还多。他在北京说唱圈沉浮了数十年，见证了说唱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蔓延生长——作为中国第一批改革开放后接纳西方文化的城市，北京是收听外国音乐最早的一批城市，也是说唱在国内最早兴起的城市之一。

2010年以后，各大嘻哈厂牌纷纷成立，ironmic和地下八英里，开始成为了众多battle MC一决高下的比赛平台。在北京一家名为Section 6的酒吧里，诞生出如小老虎、Lil Ray等诸多地下说唱歌手。在生番的回忆里，狭窄而闷热的小酒吧，简陋的音响和拥挤的人群，正是地下说唱文化的真实写照。

尽管在圈内颇有知名度，但生番始终把说唱当爱好，从未放弃过本职工作。他在腕表行业工作了十年，已经是整个单位最年轻的门店经理。“每年的年会主持都要找我，整个单位都知道我是谁。”

生番坦言，自己需要正经的职业、稳定的收入去养活爱好。“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已经不敢抛下职业，去做全职Rapper。因为我结婚了，还有孩子，必须给双方的家长，给自己的家庭一个交代。”

“说唱并不是国内的主流音乐形式，大家会担忧它的前景和未来走向，不知道它能不能养活自己。”陈近南说，圈子里的女Rapper少是公认的，背后有着现实因素。“女生需要面对的东西很多，到了一定年龄，家人会催结婚、生孩子，这时候单纯的梦想很难和现实因素对抗。身边说唱玩得好的女生并不少，但他们往往因为读书、恋爱或是家里的压力，放弃了自己的梦想，我觉得挺可惜的。”

她坦言，其实家人是反对她走职业Rapper这条路的，因为觉得收入不稳定，身边的朋友也希望她能选择一份更安逸的工作，反倒是说唱圈的朋友鼓励她：“陈近南你能行，加油。”

“上学期间，我一直都把说唱当爱好，一直到学业完成，工作实习通过了，我也有了最基本维持温饱的收入，才考虑做一个全职的Rapper。这样相当于给自己留了条退路，除

了说唱外，我还有其他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和本事。”陈近南说。“这也算是给家里一个交代，让她们不再惦记我，担心我以后老了怎么办，音乐这个饭吃不了了，该怎么办。”

“说唱是舶来品，需要创立自己的风格”

作为一种舶来的艺术形式，2018年《中国有嘻哈》的播出，让说唱从地下走向聚光灯下。随着不断地破圈，说唱已经从原先的小众音乐走进大众视野，这令Rapper们感到欣慰。

生番觉得，无论技术还是想法，年轻一代歌手都比他的同龄人更成熟。“说唱的特点就是真实，要保留自己所思所想，而不是假装成熟。那一刻的表达，就是你自己。”

这几年市场的对标令不少当代年轻Rapper倾向去迎合观众的喜好，然而生番却坚持自己的风格。“我不爽就是不爽，写一首不爽的歌骂天骂地，不要去为了流行而流行。”在他看来，刚入行的年轻Rapper就是得多听歌，常录歌、常发歌，将随时随刻的想法变成自己的创作，慢慢去寻找平衡。

这两年，说唱在国内融合的还是算好，但难免遭遇一些水土不服。几乎所有的Rapper都有英文名，Flow、Hook、Respect、Real、Peace、Love，这是rapper经常挂在嘴上以及写进歌里的词。至于underground，直译是地下，但唯有用underground，似乎才能体现出那种来自街头的骄傲感。

中国说唱应该如何结合舶来文化，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？在生番眼中，这是值得现在的Rapper去思考的问题，比如在《而立》中就融合了中国民谣和京剧——他用香奈儿的一句话作了比喻：“流行稍纵即逝，但风格是永存的。”

陈近南告诉记者，自己的梦想做一个有人文气息的Rapper。“我希望我的rap不仅是音乐，更能表达对一件事的看法，这也是我玩说唱的初衷。”节目播出后，她曾经彻夜看网友的回复和评论，第二天起床双眼都哭肿了。“我没办法和每个失去生存意志的人彻夜长谈，所以写下这首歌，希望能带给他们一点点安慰，一点点鼓励。”

在回复她的人中，有小眼睛、塌鼻梁的胖女孩，羡慕着她能够勇敢站上舞台的自信；也有在外孤独求学的学生，说自己一个人很辛苦，听了她的歌感受到了温暖，还有遭受校园暴力的男孩、被长期情感打压得不到重视的女孩……。陈近南说，自己努力在歌词中写出对他们的鼓励：“你看你有多棒，你一定会长成自己喜欢的模样，这不是你的问题你无需向谁证明，世界的恶意不过是一场闹剧，如果现在你没剩下多少勇气，我一直陪你，愿你历尽千帆，依然光芒万丈。”这也让她感受到自己身为创作者存在的意义。

澎湃